

楊鍾健著

西北的剖面

于友亮



書名：西北的剖面

著者：楊鍾健

出版期：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二十日

定價：壹圓陸角

總代售處：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

代售處：北平及外埠各大書坊

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

紀念先考松軒府君

翁序

游記是一種很重要的文學，但是要成有價值的游記，必須備具若干的條件。必須游歷之地具有特殊的意思，然後所記爲不虛。又必須游歷之人具有觀察的知識與瞭解的能力，然後所記方有意義。一個普通游歷的人，到了多人常到的地方，搖筆作文，鋪張篇幅，說山便是壁立千仞，記事但知起居飲食，到處可用，無地能專，即使詩詞滿幅，文章美麗，亦是枉然。老式游記大抵如此。至于有專門學問的人，遇有遠遊機會，又往往只管研究他的專門範圍以內很窄的問題，此外雖有特殊現象，重要事物，只爲興趣不屬，遂致視而不見。那正如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，在專家固應原諒，按常理未免可惜。我們學地質學的人是最有游歷機會的，背了一個布袋，拿了一把錐子，根究地下的富藏，追尋玄古的歷史，這本是我們的本份。但是除了敲石頭之外，對於所經地方的山川形勢人情物產種種都有研究的價值，而且往往與我們的石頭有關。如果專敲石頭一切不管，豈不辜負遠

游。從這種意力與瞭解力的強弱，很可以看得出人的能力與精神。現在專門家研究愈精，目標愈窄，所以一般的觀察反而狹小。反不如前輩的學者，雖然有時候在專門研究上稍欠精密，但在一般觀察上却往往提綱挈領，能見其大。在這一觀點上，我常想李希霍芬關於中國的著述，在小處看，我們固已有許多改正，但是在大處看，真是我們的絕好模範。不但他的旅行日記和他的與上海商會通信，都是很好游記，就是他的不朽著作「中國」一書，也可說是一種絕好游記類的文章。讀他的書，好像親到其地，不如平常地質報告的拘束割裂，枯燥無味。他對於中國的歷史地理都有整個的瞭解，而且使這種瞭解與他的地形地質的觀察能夠融合為一，互相發明。其實專門普通本來並無根本分別，只在乎人的觀察能力如何。所以儘有專門學者能夠注意到他的專門以外的東西，也儘有普通游歷家能發見很是專門的意義。例如徐霞客當然是一位舊式文人，但他的山形地勢的記載，真能活畫出當地的地質情形，而且他很明白的趕在近代地理地質家的前頭，早已發見了揚子江的真源，與雲南火山石的成因。所以我常對我們的地質學的朋友講，

我們不妨在我們經常工作之外，利用遠遊的機會，做一些旁枝的觀察與紀錄。我們不是要學安得思游蒙古的宣傳，騎成吉思汗的白馬去找三千萬年前的恐龍。我們更不要學普舌瓦爾游中亞的粉飾，輕易加上動人聽聞的名目，來張大他的前人已發見的發見。我們也不要學古伯察游西藏的記錄，像做小說似的鋪張。但我們很可以根據我們科學的觀察，對於尋常事物試求進一步的瞭解。並且把這種觀察與瞭解，明晰的具體的寫出來，喚起專門學者以外的一般社會的注意。楊克強先生平常是很贊成這種見解的。這次他因地質工作的機會，東北到興安嶺，北過戈壁，西到新疆，可稱難得的壯游。同游的更有很高明的學者可以切磋討論。現在他把他專門工作以外材料寫下來，題爲『西北的剖面』，真是一種有趣味的試作。我不客氣的稱他是試作，因爲科學的有意義的游記，在中國文學中真還是不大多見。我個人的意見，以爲專弄文辭的著作，或像起居注化的記載，雖然各有好處，但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游記。我以爲真正的游記，至少要使人讀了能有像身臨其境的真切感想，或者更進一步，能對於其地得到一種提綱挈領的瞭解。要達到完

。全的成功，當然必須經若干的試作，而楊先生的試作，至少已有了一部份的成功。

翁文灝序

自序

我在學校時，即好留神觀察所過地方，和所處環境的情形，同好看戲一樣；不過不是排演成一幕一幕的戲，而是未編的戲料罷了。因此有許多地方，當然不能幕幕都精彩；但也有一層好處，就是雖不精彩，却句句是真的，而無演義一類的東西夾雜在內。十八年我把從去國到回國四五年間的游記雜錄等，彙集爲冊，題名『去國的悲哀』，初意是如此。今把回國以來，在各地所作幾次大旅行的游記，也彙集一冊，題名『西北的剖面』，其初意也是如此。

十七年回國後，我的家庭，即遭了空前的巨變。在這一年中，除在周口店工作外，沒有其他考查的旅行。雖然回家三次，也無心到這個上頭，十八年四月葬父後回平，翁詠霓先生即囑赴山西西部，陝西北部一帶旅行。自出發至回平，約有三月。十九年四月，又奉命到東三省去，此行來回不及一月，所過地方雖不少，而大半在火車上，停留的地方也不多。由東三省回平後，又參加中美考察團，

前往內蒙二連東一帶。此行來去約兩月，其大致情形恰與東三省相反，即在一地停留過長，而所跑地方，比較的不多。不過在蒙古旅行，此為第一次，所看的東西也不少，印象極深。最後一回大旅行，就是二十年夏天所作的，仍奉翁先生命參加中法科學考查團。此行由張家口起身，過百靈廟，額濟納河，酒泉，哈密，吐魯番，迪化。照原來計劃，西經沙車以抵喀什，再仍坐爬車回平。但中法兩方，自起身即鬧糾紛，以致到新疆後，中央有令停止工作。於是我們在迪化與法作別，取道昌吉，綏來，烏蘇，到塔城，再由塔城入俄境，經阿牙古斯，上火車過斜米巴拉丁斯克，新西比利亞城，乘歐亞通車回平。這四次旅行，合計路程在兩萬里左右，足跡所經，佔中國北方的大部，而大半又是邊荒偏鄙的地方。

這本書取名叫『西北的剖面』。何以叫剖面呢？正同地質上的剖面，同一意義，用不着我多費解釋。所不同的，地質上的剖面，只限于地層及其構造等，而我這剖面，幾乎上自天時，下至地理，乃至人事滄桑，世態的炎涼等等，無一不乘輿會所至，都或深或淺的切割一下。

我預計的方法，只採去國的悲哀後半部的記述方法。我覺到那個方法，可以少微免去記賬式的日記的弊病。同時不把一件事情說的太冗長。每一段一段的內容，正同選擇一塊標本一樣。其所敘述的，就是切面的內容，因此前後不必一定一貫。不過本書中四大篇，不是一個時候作成的，又有些是在旅途中隨隨便便記的，因此有許多地方，不能嚴格的繩以我所用的方法。這是我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結果，自然是一種失敗，我自己常覺得。但既云剖面，客觀的認識，判斷，全在讀者。再書中有許多地方，並未能把我所欲述的盡情托出。如中美科學考查團在外野地生活的許多有趣的事情，因篇幅與時間所限，未能詳細記出。又如參加中法科學考查團的情形，若真一一記起來，比唐僧取經的西遊記還要熱鬧還要長，比官場現形記還要醜。正同地質一樣，剖面亦時時有令人美中不足，不能把我們所期望的一一得到。

地質上的剖面，不一定全都是觀察的客觀的事實，有許多地方，觀察的人，往往根據若干已知的材料，補若干未知的。有許多地方，不同作者可以有不同的

見解，正因如此。我這西北的剖面也是如此。有許多地方，在我以為是如此如此的，或者竟不十分是那末回事。這是要讀者自己小心，千萬不要上了我的當。有許多地方，或許因我所留時間太短，所聽到的太少，偏于謬誤，這是要請格外原諒的。

關於這本書的造成，我最感謝的有四位先生。第一是地質調查所所長翁詠霓先生。四次旅行，都是因他的嘉許，使我得有這末好的機會，遊這末多的地方。我回國以來，對於學識上人情上均有進益，翁先生鼓勵後學的熱誠，我時刻不會忘却。書成之後，又蒙翁先生作序，也是應該感謝的。第二是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步達生先生 (Dr. Davidson Black)。我自回國以來，即與步先生共事。在研究室中，有許多事情都賴他指導。四次考查，雖概名之曰地質調查所。而實是地質調查所的新生代研究室。其次就是德日進神父 (P. Teilhard de Chardin)。四次旅行，都與德日進同行，他為人的誠懇和藹，觀察自然的精緻，治學的小心和他偉大的豐富的學識，不但知識上得了許多幫助，而人格上也受他深刻的感化

。同他旅行，實是一種愉快，令人可忘征塵之苦。最後爲裴文中先生。他是新生代研究室中同事，我每次出外，北平與周口店工作，均賴裴君主持，使我得以安心在外，這也是我很感謝的。

令我不能不特別表示感謝的，就是書中所提到的各位，或是經過的地方當局及士紳，全對我謁誠招待，或與我同行，予途中以種種便利。沒有他們，我相信絕不能得到這樣充實的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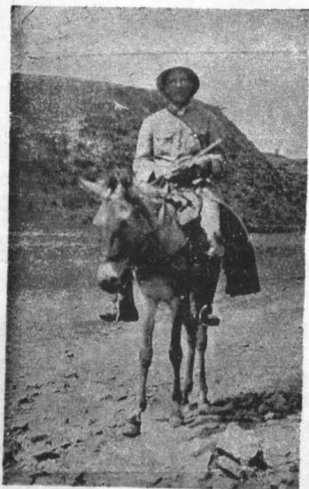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原稿的抄錄，大部分由國楨擔任，一小部分由表妹瑞芳和胞妹芝英擔任。文字生鄙處，國楨並予以改正。所附之路線圖，請地質調查所舒化章君代繪。均誌于此，以表謝意。又蒙于右任先生題封面，印刷時同事喬石生君代爲校對，作者也是十分感謝的。

全書完稿將付印，我腦中縈縈，尙有不能不說的幾句話。我慈愛的父親，于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因腦溢血病歿于手創的咸林學校。以前雖有嚴重的家變，但有父在，一切尙有辦法。自失怙後，家事失其重心，家族四散，到現在整整三年

，不但無辦法，還有更壞的傾向，我仍旅居數千里外，並于禮于俗應當舉行的禫祭，亦不能如儀舉行。檢視此稿，四遊所費時間，均在父逝三年以內。兩萬里左右的旅程，風霜飢餓，與種種艱苦，我親愛的父親已不及一見。滄桑人事，風雨逆旅中僅我時時思及吾父，而吾父已捨我不顧。今書雖成，獻于我父，聊以報告我三年內在人生大旅程中的幾段小旅行，也不過只能當我思父的一種紀念罷了！

二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父逝三週年紀念日

楊鍾健序于北平石老娘胡同十五號寓次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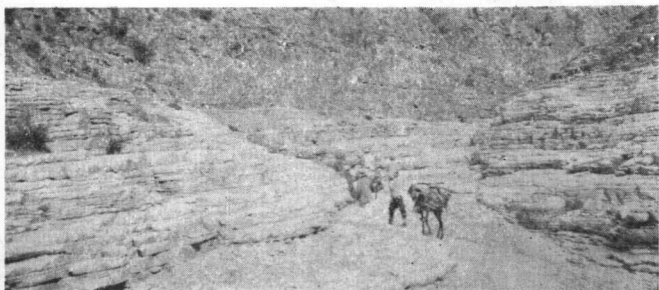
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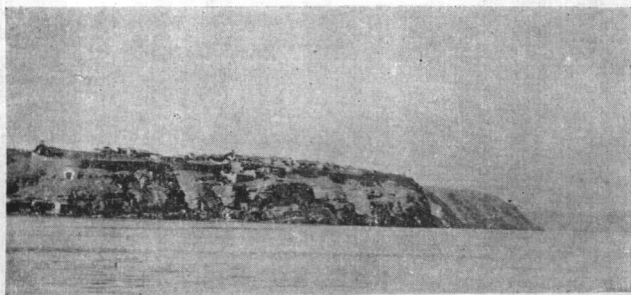
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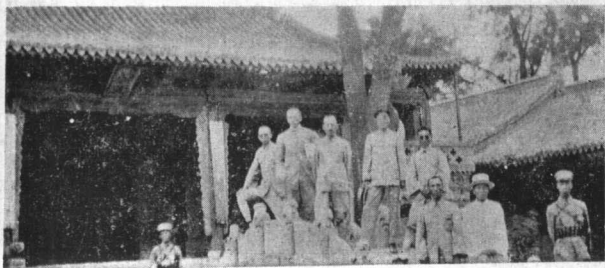
3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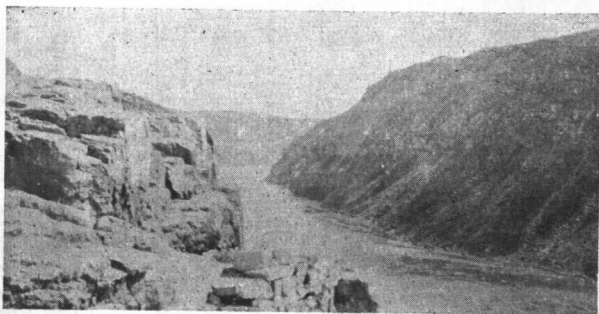
4



5



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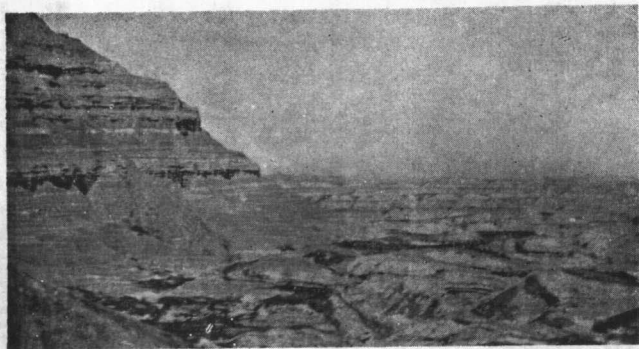
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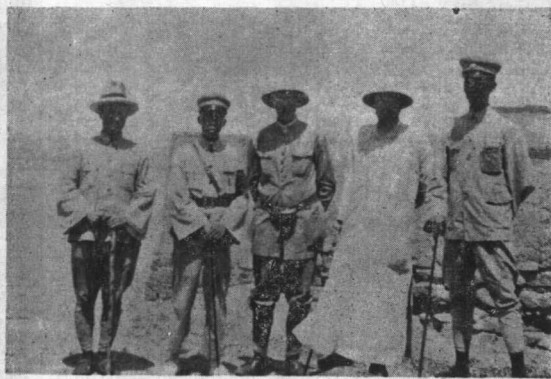
8



9



10



11